

# 京味曲艺重放光辉

——由观看缅怀弘扬优秀传统曲艺践行者  
赵俊良先生专场演出想到的

文 | 姚振声 图 | 忘川

——月的北京春光明媚，杨柳依依，  
——我以愉悦的心情观赏了西城第一  
——文化馆精心举办的北京民俗曲  
艺专场暨纪念曲艺家赵俊良先生逝世一周  
年。整场皆是京腔京韵，如联珠快书、北  
京时调小曲、京韵大鼓、拆唱八角鼓、北  
京曲剧选段、牌子曲、拉大片、群唱莲花  
落、叫卖大改行等，自始至终洋溢着京味  
的民俗特色，是谓新版“全堂八角鼓”。  
京城资深的曲艺家赵玉明、马增慧、李金  
斗、许娣、张绍荣等也前来助兴、助演。  
一些形式已多年不见，几乎成为尘封的档  
案，然今日观之，仍然充满着生命活力，  
以自身馥郁的香气，吸引着广大观众。西  
游记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，一直受到人们

的喜爱，尤其是孩子们。杨世安表演的  
“联珠快书”《西游记》唱腔优美，气势  
雄辉，尤其最后的“联珠调”：“美猴王  
野性难收冲冲怒，一股豪气把心攻。南天  
门守门的神将也拦不住，他滴溜溜一派红  
光脚驾红云下了天庭……”如长江大河九  
曲连环一泻千里，荡气回肠。顾伯岳、徐  
德亮、白金鑫的“拆唱八角鼓”《小上  
坟》更是声色并美，包袱迭出。《小上  
坟》也叫《柳陆景》，过去为一人演  
唱，略显单调，后经不断整理  
加工，丰富了“白口”、  
安上了“包袱儿”，改  
由两至三人表演，唱  
前铺纲“我先给您





唱，叫他去化化妆”形成了严谨的固定形式，曲目也日见其多，如《胡迪骂阎》《打皂分家》《赵匡胤打枣》《双锁山》《射雁》等，并先后涌现出一批专门以拆唱为主的演员，如杜贞福、果万林、郭荣山、韩永先等。这么好的艺术形式可惜上个世纪50年代后几乎绝迹于舞台。至于“北京时调小曲”、“莲花落”、“拉大片”、“叫卖”现在在舞台上也是绝无仅有了。“慢慢地观，又一啣片……”盛国生一曲“拉大片”仿佛又使人听到几十年前老天桥小金牙罗沛林的声调。“香菜辣椒畦哇，沟葱嫩芹菜呀……”北京曲剧团的演员在“群唱莲花落、叫卖《大改行》”中表现得最卖力。不由得联想起已故臧老爷子一只手捂着耳朵扯着嗓门在吆喝，也勾起人们对老天桥“小鼻子小眼儿”刘永春卖菜时抖包袱儿的情景记忆。

这次演出也是为缅怀赵俊良先生逝世一周年而举办，意义深远，回味无穷。赵老师生前是北京曲剧团著名表演艺术家，退休后仍积极参加京城八角鼓票房活动。他嗓音浑厚，口齿清晰，风格隽永，擅抖包袱，到了耄耋之年尚能演唱，值得钦佩。他著作颇丰，文笔流畅，先后整理改编近百段单弦、岔曲。报刊、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曲艺理论和评述文章，对京味曲艺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在北京曲艺的追求与探索中赵俊良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境地。他曾说：“我一天不研究曲艺我就难受，离开北京曲剧的舞台我就活不了！”石破天惊，感人肺腑。何云伟反串的单弦《猪八戒盗钵》、宁应反串的京韵大鼓《汜水关》、王晓丽的北京时调小曲《小八仙》是赵俊良先生多年锤炼的老段子。他觉得“拉大片”很接近地气，便花大力气挖掘、整理出了《大花鞋》《近亲害》《隋炀帝下扬州》等七八种曲目，还编创了七种婉转悠扬的曲调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在他

“事在人为”，只要我们加以重视，更多地为北京民俗曲艺演出搭建平台，科学、系统地培育人才，就会有辉煌的成就，正所谓：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。这次民俗专场演出的成功是很好的明证——由一场京味曲艺演出的受欢迎程度，恢复传统曲艺精华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可见一斑，因此也雄辩地坚定了我们对于曲艺优秀传统活态传承的信心。

参加《一代妖后》《本命年》《康熙大帝》《武生泰斗》《八旗子弟》《宰相刘罗锅》等多部影视剧拍摄中将评书、八角鼓、拉大片、拆唱等形式融入剧情之中，增色添彩，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。他人生最后的两个月还在呕心沥血编辑整理《北京小曲集》，摒弃了那些低俗不雅的内容，使之干净、好听，教化于人。2013年11月北京曲协在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场曲艺演出，赵俊良与徒弟顾伯岳反复整理加工的单弦拆唱《当皮箱》走上了舞台，使近乎失传的“鹦哥调”曲牌，重现光明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

赵俊良以身作则，净化曲艺，反对把献媚当作技艺，把肉麻作为情趣，更不允许拿人的生理缺陷和父母兄妹当作抓眼取乐的佐料，失去

曲艺应有的审美功能与高尚的乐趣和幽默。李金斗老师在致开幕词时说：

“我们应该学习赵俊良先生勇于继承、大胆创新的精神，要让老树发出新芽……”。是的，对于传统曲艺尊重、学习不等于照搬，更不能拿着糟粕当精华，近些时候听一些小曲和相声如《牛头教》《六口人》《托妻献子》等早在解放前就被相声改进小组淘汰掉了，如今又堂而皇之地被搬上舞台和荧屏，实不可取。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界人士讲话说：“低俗不是通俗，欲望不代表希望，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”，这话千真万确。

参加这场演出的顾伯岳、徐德亮、王玥波、杨世安等都是赵先生的入室子弟。老师对他们关怀备至，他们对老师也敬如父母。这种“尊师重道”的精神是曲艺发展的关键所在。但我也听到，有的徒弟拜师只是走个形式，并没有认真地学艺，把它当作入道的敲门砖。对此类拜师“走形式”的现象，赵俊良先生也曾感到困惑，他说：“有的青年演员太浮躁，没有真正接触过地道的北京曲艺，不知道八角鼓类曲艺该如何唱，这是很头疼的事。”但我也坚信，在今天良好的环境下，北京民俗曲艺会有更大的发展。“事在人为”，只要我们加以重视，更多地为北京民俗曲艺演出搭建平台，科学、系统地培育人才，就会有辉煌的成就，正所谓：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。这次民俗专场演出的成功是很好的明证——由一场京味曲艺演出的受欢迎程度，恢复传统曲艺精华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可见一斑，因此也雄辩地坚定了我们对于曲艺优秀传统活态传承的信心。试看今日，弘扬优秀传统曲艺，吾辈同仁齐心协力，我想，传承优秀传统曲艺的忠实践行者赵俊良先生也会含笑九泉的。■

（责任编辑/杜佳）